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六五八號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連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群眾與村農會自願訂閱讀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遞工作。

（二）本年預訂報紙等，均將期滿，明年發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造表寄來以便寄發。

（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續手續。

（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速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機關送、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通知本科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不另通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二十七日

興縣楊家坡農民大會討論

買賣婚姻也是窮根

向全邊區農民提議：徹底廢除買賣婚姻，嚴禁早婚　提倡婚姻自主，要求政府頒佈新的婚姻條例。

（興縣訊）十一月十三日，楊家坡行政村農民大會上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買賣婚姻制度的罪惡，進行了有力的揭發，一致認爲這是農民的窮根子之一，大會決議廢除這個不合理的買賣婚姻制度。會上，貧農楊毛命說：「我家三口人，母親侍候人，我同兄弟兩個給人家受苦，辛辛苦苦做了十年（三人共三十年）賺了三百元白洋，二十疋布，兄弟兩個問了兩個婆姨，就用了個淨光，後來母親年老，我弟兄連衣服、鞋都穿不上，但婆姨放在那裏娶不回來。爲了娶婆姨，全家三口人又攬了三年長工，現在我家裏除了個候婆姨，再甚也沒啦！」貧農楊玉命也說：「我也是攬工賺了十四垧地，問了個婆姨給了十垧，娶的時候，人家又要那四垧，不給不讓娶，現在雖然娶了婆姨，家裏是淨且且的甚也沒啦！」新中農田心英說：「地主的兒子，早早的就娶過女人，早早生下孩子，窮人三四十歲還娶不過女人，人家還說命裏沒兒！『三十不立子，爬結一輩子！』（老了沒人侍自己創闖的意思）窮人受一輩子苦，連個婆姨都娶不上！李家山貧農溫四丑弟兄五個，一直攬了一輩子工，四個都是五十多歲才娶的老婆，現在六十一歲，還沒娶過，因爲年紀大，誰都沒啦兒。地主們有錢，三四個的娶，地主兒子、孫子十幾歲上就娶了老婆，我看買賣婚姻是極不合理的！」貧農楊蒼拉說：「我爬結了半輩子，娶了個老婆，前年老婆死了，家裏留下九歲的孩子，到地裏做營生都不放心，夜間怕狼，到前村來開會，把門鎖上，孩子也是怕，在家裏哭，一直我開會回來，才敢睡覺，因咱沒錢，再娶不起老婆！」經過大家揭發買賣婚姻的罪惡之後，貧農李引支提出：「現在土地改革了，窮人都翻了身，再娶女不要用錢了。」新翻身中農楊有唐與著說：「我有個十三歲的女兒，將來出嫁，保證不要錢。」他還向大家定下個紀律，如果實的使喚錢，情願交群眾處理。大家對這個問題都很關心，熱烈發表意見，一致認爲這個問題，也是個農民問題，是農民窮根子之一。因此大會通過如下決議：（一）徹底廢除極端封建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買賣婚姻和早婚。（二）用大會名義向邊區農民兄弟姊妹提議，徹底廢除買賣婚姻，嚴禁早婚，提倡婚姻自主。（三）大會提議：由政府頒佈新的婚姻條例——嚴禁早婚，女子十五歲，男子十八歲才能結婚。廢除買賣婚姻，由各村農會和貧農團負責監督，如私出錢和受錢的，由群眾處理，提倡婚姻自主，反對父母包辦，訂婚時最好男女雙方取得同意。（楊家坡工作團）

（五寨訊）蔡堡行政村所屬周家村貧農與拴，他女兒關女子原聘給口子村富農王如恩之子爲妻，與拴父女自聽告農民書後，認識提高，他說：「我的女子應該嫁給咱貧僱農或中農，不能給富農作兒媳。」他父女就向周家和口子兩村貧僱農小組提出要求離婚，經兩村貧僱農批准後，與拴即將原訂財禮五十萬元，交口子村農會處理。（吳）

我綏蒙騎兵某部

挺進敵後摧毀偽鄉公所　分配地主財物開倉濟貧

（新華社綏蒙廿六日電）我綏蒙騎兵某部，繼伙勇院、廠漢營等地殲敵戰鬥後，更大踏步挺進敵後方，進行游擊活動。曾深入托縣、和林平川，每到一村即書寫標語，張貼傳單，當將我軍清風店大捷的捷報貼在平川村莊後，群眾興奮異常，男女老少，併家燒水，歡迎我軍。我軍在托縣三區仁信鄉摧毀距附偽鄉公所（一個距托縣城三十里地），當將敵簿據、賬簿、公文等全部燒毀，並活捉了仁信鄉所屬附團之保甲長及鄉公所幹事等偽人員六人。我軍並協助群眾清算地主惡霸，開倉濟貧。如托縣某村惡霸大地主魯永旦，僱有長工三、四十個，有土地四十多頃，家中僅浮存糧就有一百多大石。平日橫行鄉里，操縱偽鄉保公所，群眾十分痛恨，爲某逃避清算潛逃，我當即協同群眾將其糧食全部沒收，我軍指戰員不顧疲勞冷凍，連夜親自指糧，散發給附近村的貧僱農。在糧倉內發現之十五包冬季衣服，除就地分發一部份給貧僱農外，並將一部帶到邊緣區分發，解決貧苦群眾冬衣困難。此次我軍挺進傳單所謂「治安區」，將我軍大反攻與解放區平分土地的消息告訴群眾後，他們莫不欣喻稱快，均盼早日天開日。（百直）

（又電）十一月十八日，我綏蒙騎兵某部，挺進綏南敵後涼城和林間之坑板申、黑拉寨子一帶，生俘敵保安縱隊三大隊副官榮復興以下六名，繳步槍六支、子彈五十發、戰馬四匹及皮衣棉衣各二十六件、裹腿三百五十六付、蔣幣三千三百八十八萬元。（郭斌）

重要補正

本報十一月二十七日社論「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一文，在第三段中「他們同樣表現各種不同程度對農民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一句之下，應加如下的句子：「而這些人當中，就其成份來看，他們多屬於中農以上成份，他們表現對地主階級妥協傾向，對分配是富農路綫思想，並且極力和貧僱農爭奪領導權」。在「實質上是土地問題，階級問題，又是民主問題」之下，應加「同時是貧僱農的領導權問題」。

汾陽邊沿區張家堡

民兵武器及領導爲壞人掌握，結果攜械投敵

（新華社八分區訊）（遲到）離汾陽協和堡敵據點僅十里的張家堡，夏收前，區領導上爲加強對敵鬥爭，通過有貪污行爲的村長孫天才（富農）、中隊長王保珍在村中建立民兵，他們用拉攏與拉伕方式，成立起一個二十餘人的民兵分隊。一開始地主富農敵偽份子就完全掌握領導，掌握武器，在村中爲非作歹，無人敢管。但區上不僅平時未注意檢查，八月底區幹部張振興前去該村進行土地改革時，群眾曾提出：那些壞蛋「民兵」要先整頓一下；但張某並未注意。群眾將惡霸富農王義業扣押後，張某仍准王逆與其一夥混進民兵中奸偽份子自由說話。（編者按：張振興爲什麼這樣藐視群眾的要求，而對王逆卻如此厚待？這樣的人還能參加土改嗎？應立即將其撤職查辦。）（按王義業抗戰期間爲逃避兵役，曾住到離城敵據點三年，與漢奸關係密切，反攻後混進民兵，不久又因逃避兵役竄進中預二隊學習，去冬回家後又混入民兵任分隊長，因亂串門子，群眾十分不滿，才被撤去分隊長職務。）王即乘機組織富農敵偽份子進行反革命陰謀。九月五日農會召開鬥爭大會時，竊取民兵班長的奸偽份子朱全耀（富農，曾在閻匪七十一師當連長等七年，四五年回家，群眾都不明其原故）便夥同七個富農、流氓及被收買的落後民兵，乘機行兇，打死貧農積極份子王成業，即相隨奸霸王義業攜帶輕機槍一挺、步槍六支，跑進協和堡敵據點（這村民兵武器區會只發給了步槍兩支，其它輕機槍步槍，有的是從機關部隊寄放武器中拿來的，有武工隊寄放的，有修械廠給的，甚值得各發槍機關深入檢討）。九日，王義業、朱全耀等奸匪又帶上協和堡，閻匪「突擊」到張家堡，捉走農會組長王斌、會員王如元，劫走毛驢二條，牛一頭，衣物多件。

短評

從廢除買賣婚姻　談發動貧苦婦女

興縣楊家坡農民大會上，挖出了農民窮根之一，這就是極端封建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大會並明確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個農民問題。這個認識很深刻的教育了我們，這個問題的提出來是很重要的。這是全邊區農民的心聲，農婦的心聲。邊區農民兄弟姐妹們一定個個擁護，人人贊成。

這一問題的提出，顯示了在土地改革普遍群眾運動中，邊區農民階級覺悟是更加提高了，這個問題是有關於徹底消滅封建制度與半封建制度的問題，是關係農民徹底翻身的問題。我們婦女，應該把楊家坡農民大會的決議帶到各地貧僱農大會、農民大會、區村代表會上去，展開討論。因爲這個壞透了的吃人制度，也要農民群眾自己起來，用自己的力量打爛它，徹底廢除它。

同時，從這一問題，我們自然地聯想到充分發動農民群眾中半數以至半數以上的婦女，來積極參加徹底平分土地的問題。在土地改革中，許多地方發動了婦女，她們不僅在訴苦挖窮根中，在分配鬥爭果實上，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發動與領導普遍自發鬥爭中，也起了核心與骨幹作用，不久前報載五寨東坡打垮反革命破壞陰謀取得勝利中的貧農婦女王綠女，就是一個具體的示範人物。然而很多地區與工作團，對於婦女，特別是貧苦婦女，不光發動的很差，很不充分，甚至忽視了這一部份力量，不注意以至根本沒有發動。還有個別地方，則是首先發動富裕中農婦女，甚至叫地主富農婦女參加了代表會，像昨日本報載河曲一區代表會上的張秀珍那樣。

楊家坡農民大會對這一問題之提出，恰好是對於上述那些輕視婦女或沒有階級觀點與立場對待婦女工作的一個尖銳批評。是說明了我們許多同志（婦女同志也一樣），不懂得貧苦農婦之情緒與要求，也不懂得貧苦農民的情緒與要求，比如我們曾經把買賣婚姻只當作是婦女的問題，而不了解，這也是個農民問題。搞「婦女主義」，搞「男女對立」，紡織中搞形式主義，實質上是走富農路綫等等惡劣錯誤的現象，嚴重的脫離群眾現象，便因此產生。

各地普遍群眾運動，正在轟轟烈烈的開展，各工作團應即堅決的拋棄與糾正那些忽視發動婦女的封建觀點與一切非無產階級觀點的作法，堅決把貧僱農路綫貫徹到婦女工作中去。找貧僱農，發動貧僱農，不光找男的發動男的，也要找女的發動女的。更深入充分的發動貧僱農，壯大貧僱農的聲勢與力量，並保證在代表機關中，有一定數量的婦女代表參加。不發動貧苦婦女參加鬥爭與領導核心，或發動不充分，貧僱農的力量即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不發動農民婦女或發動不足，徹底消滅封建是不可能的。

階級異己份子馮席珍
串同惡霸殺害前村長趙雙元
忻縣何家莊羣衆懲辦兇犯

（忻縣訊）十月二十三日，七區何家莊等五村農民，集會懲辦曾混入我政府的階級異己份子殺人禍首馮席珍及本村惡霸地主賈生金，爲被慘害的三世佃農前任村長趙雙元同志報仇，茲將此一血案發生、經過及處理詳情報導如次：

今年五月間，行署派安都同志帶領工作組來此整理村財政，縣上派馮席珍（當時在倉庫任職），配合工作組內田榮生，前往何家莊進行工作，到達後，二人分工，田召集十個行政村村長、書記及何家莊前後三任村副核對賬簿，馮負責調查。而馮既不找羣衆，又不開農會，却向閻僞根房老吏惡霸地主賈生金、破產地主賈書龍（趙雙元任村長時的書記）、侯效良及已被羣衆清算過的大地主趙仁壽（以上兩個是通訊員）進行調查。賈等提出趙雙元有貪污情事。

惡霸揑造罪名蓄意陷害　領導聽信彙報中了奸計

緣：趙雙元同志爲三世佃農，晉西事變後任區長三年，並在抗聯、武委會工作，四二年精簡改任該村村長，曾乘建立倉庫機會，貪污公糧，買房買地，爲子訂妻，共用白洋八百七十元（內有少數是趙自己勞動得來的），此案在李縣長手中已經處理過：趙被撤職、禁閉五個月、退米四百六十斤。趙回家後勤勞生產，不失勞動人民本質（後於去年正月始發覺賈書龍乘趙被扣期間，貪污公糧千餘斤、公草二千餘斤）。在困難時期，趙領導羣衆對敵鬥爭，經敵包圍數次，均脫險，政治上毫不動搖，堅持到底，並領導羣衆積極進行回贈。是時賈生金即爲回贈對象之一（賈在閻僞政府糧房三十來年，於反閻鬥爭後，由閻僞政府逃入忻城當漢奸二年，回村後到處造謠破壞）又因賈妻偷人東西被趙吊打過，賈即對趙懷恨在心，報告駐奇村日寇，捕趙未遂。此次賈生金見有機可乘，即與馮勾結，（編者按：馮席珍同賈生金等惡霸勾結的原因經過，來稿未寫出來，本報曾函詢行署糧食局及高等法院，回信說因劉局長及毛賓周同志不在，詳情不明；高等法院則未回信，此稿係十一月十四收到，因上述原因，直壓到今日發表，特此一併聲明。）陰謀報復。當時田榮生不了解情況，又不深入羣衆調查，雖經財科張振邦同志談過馮係地主，但以爲馮是「幹部」，不從本質上認識，也不去了解馮所接近的人，只相信馮之片面言詞，相隨回縣彙報。當有宿臨華（一科長）、張振邦（二科長）、郝桂西（二科副科長）、霍子良（科員）、郝衛民（會計）與安都同志等六人參加研究。有的說：「貪污嚴重，應發動羣衆交羣衆處理」，也有說：「處理過分些也沒關係」（指往外退東西）與會的人，都表示同意。

無故吊又打羣衆傷心　冤死禁閉室惡霸喜歡

馮、田返村後，於五月二十八日叫村長安關計及農會組長開會，佈置「鬥」趙，隨後召集羣衆開會。到會羣衆六十餘人，多不說話，由田宣佈趙之貪污數字，馮說：「趙是新惡霸，喝八路軍的血，喂老百姓的汗，早就該死，撤打狗日的」，羣衆不動，馮又說：「你們還是怕他哩?!爲不動手！打死三個兩個我負責任。」（此時田曾阻馮，無效）馮即逼令羣衆將趙吊起，對趙說：「拿出四百元白洋、三罐大煙沒事，拿不出就整點你！」羣衆仍不動（羣衆知道趙並無這些東西），趙哀告說：「實在沒啦，要什有我的房產地土，不夠了賣上婆姨娃娃，細繩子吊壞胳膊還怎生產呀?!」羣衆給換了一條粗繩。馮便在後炕用民兵槍托打羣衆，又用腳踢手推，羣衆在威逼之下以爲打幾下能完事，故虛打趙一頓（此時趙之內部已受傷），馮又命羣衆把趙之手足捆綁起來看押，次日馮又帶人查封趙之家產，當即與田發生爭執（因馮已全部沒收，分給羣衆，田意給留下鍋灶及必需的食糧及房屋，其他交農會處理）。下午，羣衆上梁下數次力保說：「李縣長手中已處理過，打也打了，吊也吊了，該完了吧！」馮則謂爲：「李縣長、晉政委雞八毛，他們也要負責任，也要調回處理！」第三日將趙及賈書龍送縣，馮、田即回縣總結工作。在檢討中，田向馮提出意見，批評馮某這種脫離羣衆的做法，安都同志只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亦並未深切注意；適有糧食局毛賓周同志路經何家莊給縣上一信，談及此事做的不對，應糾正，但亦未引起縣級領導的重視。工作組返行署，安都同志亦未彙報，糧食局領導上亦未檢查。十餘日後，馮又至該村主持保釋賈書龍，向縣上反映：「賈賣畝半地，再出嫁妹妹，補償一部，蹾兌一部。千數餘斤貪污數字裏，有耗損及秤虧，實際沒那樣多」，政府未准。趙在公安局已二十餘日因傷勢日重放出，出所後二日（舊曆五月初三）便死去。死前倘便血，並說：「賈書龍狗日的太便宜了。」趙死後，馮等兇犯逍遙法外，若無其事，而在何家莊附近村莊，羣衆與幹部中造成懷疑和恐懼的空氣，羣衆紛紛說：「姓馮的那人和咱不一樣，老田還惹不起呢。」有的認爲：「官官相爲，生米做成熟飯，說也不抵事」，所以只在下面坑嚷。縣上聽到羣衆中的反映後，即派人去調查，前後三次才弄清眞象，經於八月十五日召開的機關幹部清算地主思想學習會議，提出此問題，檢查馮某工作，經會議決定將馮扣押審訊。按：馮某忻北太平人，出身於地主階級，曾充任小學教員及經商，在村人稱「鬼見愁」。去年晉北戰役中，欺詐混入我政府，在工作中一貫表現貪污腐化、造謠撞騙，到處勸借強賠，農民反映：「他和國民黨一樣」、「和警備隊一樣」，羣衆看見他就嚇得躲開，甚至在公安局扣押期間，向犯人打着要了一條褲子、一根皮帶。在扣押後發現馮假報賈書龍情況的證據。不久又把賈生金逮捕。縣府並發動具文分別呈報專署行署，並準備派民政科長前往何家莊發動羣衆處理此案（但後因九月戰役之故未去），行署具報後，立即分別召開糧食局及機關全體幹部會議，對田某進行審查，決定派王[illegible]同志帶領田榮生來縣，連同馮賈二人，一併交由該村羣衆處理，爲死者復仇。

承認錯誤政府賠情　伸冤雪恨兇犯伏法

十月十八日晚上，何家莊貧僱農讀「告農民書」後，對馮、賈紛紛提起控訴，政府當即接受羣衆意見，將馮、賈交羣衆處理，十月二十三日的中午，何家莊等五個自然村農民男女老幼，齊集在村邊店院裏，馮、賈等四犯，面向羣衆垂首跪在會場，由農民自己選舉出以貧農賈三堂爲首的主席團主持開會，劉縣長向羣衆檢討說：「我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由專署回來後，只知因反貪污拿不出扣起趙雙元，不知村中的情形，也沒檢查。」他代表政府向羣衆承認錯誤：「第一用人不當，沒階級路綫，使階級異己份子混入政府；第二政府官僚主義，只聽幹部彙報；沒及時到何家莊聽取羣衆意見，處理問題也不迅速，五月發生的事情，八月才調查清楚。直到今日才能給死者伸冤報仇。」他向死者家屬和羣衆承認錯誤，並給羣衆撐腰，叫大家對殺人兇手馮某等想怎辦就怎辦。死者之弟趙雙有悲憤的質問馮某說：「馮席珍你地主的心眞黑，爲啥要硬把我哥哥打死？」雙元的參娘過來痛打着馮某說：「你和誰商量來？爲啥向我家要白洋大煙？你是誰心往死害他，你們地主好橫行霸道！」接着羣衆又紛紛控訴惡霸地主賈生金的罪惡，揭發他勾結馮席珍殺害趙之陰謀，全場都怒喊着要他倆償還血債，爲死者報仇。在羣情激憤下，當場將馮、賈二犯處決。參與陷害的陰謀，賈書龍、侯效良亦受到了羣衆的懲罰，找保控制釋放。田生榮、安關計亦向羣衆承認失掉立場的錯誤，表示決心改正。羣衆紛起批評他們，田生榮說：「你也是基本羣衆（三世僱農），可是爲什麼有事不和羣衆商量，叫地主包圍了，把人家死了。」有的提議給他們處分，經大家討論後，決定給田生榮警告，行政上留職查看處分，安關計也給予留職查看處分。晚間，劉縣長等並赴死者家中慰問，會後羣衆又討論決定給缺乏勞力的雙元家幫助生產，減少軍勤以示撫卹。（寒星）

中陽背影坡一家村
群衆起來粉碎家族統治
夏徵工作團給貧苦羣衆鬧下禍害，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後，給貧僱農撐腰。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中陽五區東閣行政村背影坡自然村，除少數外姓雜戶外，均係胡姓家族封建統治。該村之惡霸地主對貧苦農民一向施以「好村不露村，好家不露家」的欺騙宣傳，蒙蔽農民的階級覺悟，故該村雖經解放數年，但從未進行過清算。今年夏天，惡霸胡四奴及胡三鬼（當時農幹）等爲包庇地主胡獻廳，曾與地主勾謀，以請全村農會會員吃飯，來緩和羣衆對地主鬥爭。並由胡三鬼及傀儡村主任胡袖上，以幹部名義召集農民佈置。他們爲堵塞貧苦羣衆向將赴該村之縣夏徵工作團揭露他們的各種罪惡，曾藉口打婆姨，將羣衆積極份子劉忠喜細吊一夜，並逼令其離婚。胡三鬼等又將地主胡獻廳及地主寡婦胡邦數女人一同放走。該工作團到村後，惡霸地主等即嚇住羣衆集體隱瞞地畝，工作團未深入貧苦羣衆進行了解，每逢開會，並說：「你們不說，會就不能散，明天落雨也不能上地。」（編者按：這個夏徵工作團是什麼人領導的，那些人組織的？爲什麼不去追究他們？向黨報公佈他們？）只從少數所謂「積極份子」口中得知部份材料，將惡霸胡三鬼及其傀儡胡袖上扣押三天，但僅令其退出部份貪污糧款，即行釋放。而對大惡霸胡四奴等則絲毫未動，並讓他參加了幹部會議。把地主惡霸胡邦臣降低爲富農，富農胡圪栵降爲中農，中農胡金生反提高爲富農等。工作團完成夏徵走後，該村惡霸等兇焰更高，當即將向工作團報告材料之我某團休養戰士赤貧衰全保進行報復，藉口說：「全保偷燒逃亡地主的麥楷」，將他細了一繩，並逼寫悔過書，限令五天驅逐出村。十一月二十二日，土地改革工作團被派赴該村後，羣衆根據上次的痛苦經驗，抱「敬而遠之」的態度，一問三不知，再問解不下，羣衆對工作團幫其生產亦加拒絕。赤貧衰全保，對幫他打場的人哀求說：「同志，你去吧，村上人看見了，我全保又闖下大禍了。」工作團向他解釋時，他懷疑的說：「上次工作團也是說『說吧，什也不怕！』後來咱說了，他們走後，人家把咱美美的整了一下，現在連村子也不許停。」貧農劉忠喜透露了惡霸胡四奴、胡邦臣等部份欺壓羣衆的材料後，他恐懼的哀求說：「千萬不敢說是我說的，說了我就不得活。」工作團了解到羣衆的這一恐怖情緒後，乃決定堅決爲羣衆撐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首先扣押了大惡霸胡四奴及胡邦臣，又根據羣衆意見，將查封地主惡霸之棉衣、被、毯等分給貧苦農民。接着僱貧農選派代表三人，參加行政村代表會議，回來後，情緒更高了，他們認爲「咱村雖小，有大村給咱村撐腰。」當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召集僱貧農會，由代表傳達大會精神，會上一致決定，全體立即前往扣押了前任農幹胡三鬼。自該村惡霸等經羣衆連續扣押後，僱貧中農的氣勢已大大抬起頭來，僱貧農小組及婦女兒童居民小組等相繼建立，並普遍開展訴苦，積極準備鬥爭，打垮封建家族統治。（經緯）

興縣黑峪口再次鬥爭
非叫地主綿了不行
企圖破壞的地主又被羣衆鬥下去

（本報訊）興縣黑峪口地主任惠科等被清算後，又乘羣衆集中力量於分配果實時機，繼續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並抗交應退出剝削羣衆的糧款，十九日上午，該村羣衆又集會向地主進行鬥爭。大會開始後，羣衆首先提出外號「兩顆槍」的地主任惠科來，這個奸詐的傢伙，八月份即答應吐出羣衆的三石穀米，但至今一顆未交，每當催要時，就翻起眼睛罵道：「給狗日的們，給了填了腸陷子！他們能對我怎樣?!」當羣衆第一次清查其家庭後，給他發了被子和日用傢具一份，他反說鍋小不能蒸莜麵，被子不夠，還得稭子，三番五次索要，現在羣衆憤憤擁向前去質問他：「穀米給誰填腸陷子？」一個貧農說：「你狗日的還想過地主生活呀?!」許多羣衆更連接控訴了他歷年的罪惡。其他地主均一一被羣衆提出鬥爭。任增玉未經農會，偷砍了五顆棗樹，移房子時，把磨槽大門都搬走了，不給羣衆，大家問他：「你這種破壞生產破壞羣衆財物的行爲，是不是犯罪？」他嚇的連聲承認「是！是！」地主任振綱，歷年來騎在人頭上，開口閉口老爺爺，以「陰陽」迷信剝削羣衆，最近一天送軍糧的羣衆，派在他家住，直到半夜還不點燈，不生火，不給做飯，後來點起燈來又給吹熄了。會上他狡辯說生火沒柴，人們更憤憤指出他私砍了兩顆棗樹，柴片子堆在窯裏的罪惡事實。桑峨貧農任拴牛痛訴今年春天父親死後埋葬時，他去看「陰陽」，因還給了兩天錢，他就罵：「老爺爺上去給埋了個郞」。會上羣衆把他那裝有磁盤貢厲的包包扯闢，用石頭搗爛燬毀，一些受過他封建剝削的羣衆罵道：「狗日的，你再唱「死了活不來，埋了出不來，拿將工錢來」吧！狗日的，胡球狗鬼，盡是捉弄人哩！」鬥爭到從河曲工作團被開除回來的地主任玉明時，人們把報上揭露的罪惡事實唸了一遍，並說出他的軍糧，限期給羣衆吐出從家裏倒騰出去的財物。會議最後對反抗羣衆說破壞話的地主家婦跏婆子和張禿作也提出來予以嚴厲懲處。其餘十多個未交清羣衆糧款的地主，當場立具甘結，一一發誓，保證今後絕對實行羣衆所規定的條款，糧款限五天交清。散會時，人們都興奮的說：「狗日的地主們什時候「川壩」，就什時候懲處他們！非鬥的他們綿了不行！」（李）

中共發言人評稱：美蔣策動暹羅政變 反對東南亞民主人民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中共發言人評論暹羅政變稱：十一月八日夜暹羅所發生的政變，是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特務的策動之下發動的。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匪幫策動此次政變的目的，是企圖在東南亞建立一個反動中心，來反對暹羅和東南亞各國日益覺醒的人民。由於鑾披汶為日本法西斯走狗，臭名昭著，所以在政變之後，擁出貴族官僚登台。美國帝國主義者雖尚不敢公開表示支持鑾披汶，但對反動政變後登台的乃寬亞拜暹政府，却已與蔣、菲一起，公開支持他派出的代表團參加遠東經濟會議，而蔣介石匪幫特務則更興高彩烈，並已由蔣匪政府駐暹大使李鐵錚向乃寬亞拜暹政府提出，以封閉華僑的民主報紙與逮捕數百名華僑民主份子，作為蔣匪政府承認乃寬亞拜暹政府的先決條件。中共發言人稱：由於在暹羅有人數衆多之華僑，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對暹羅政變，尤其對暹羅華僑可能的遭遇，不能不表示關切。暹羅政變是否為蔣美利用，重演日本鑾披汶的排華政策，使民主華僑受害，乃是中共與中國人民所深為關切的問題。

法西斯份子鑾披汶 發動暹羅政變

（曼谷訊）十一月八日夜暹羅發生政變，暹內閣總理鑾銳隆及其重要閣員被迫出奔。這次政變，係由通敵法西斯份子鑾披汶主謀。鑾披汶曾於一九三二年發動過一次政變，推翻了泰國舊保皇黨勢力，一九三八年執政以後，對內鎮壓民主運動，對外實行親日政策，鑾披汶政府時期聘用之外籍顧問中，大多數係日人，鑾氏又是一九三九年大規模屠殺華僑的兇犯。太平洋戰爭發生不久，即與日寇合作，向同盟國宣戰。日寇投降後，由於英美的縱容政策，以鑾披汶為首的暹羅軍國主義勢力，不但未被肅清，反而更形猖獗，這是發生這次政變的原因。新內閣名單已於十日公佈如下：總理巫遜拜還（係一九四四—一四五年日寇統治期間的總理，屬於暹羅保守派）。外長雅卡、財長蔡揚德、司法部長普拉經特、內長約達拉克，新內閣純係軍國主義份子與保守勢力之結合體。

膠東我軍轉戰三月餘 殲敵正規軍近四萬 恢復八月敵進攻前的態勢

（新華社華東三十日電）解放軍收復膠縣、高密等要地，控制膠濟路東段二百餘里後，膠東、魯中、濱北解放區再連成一片，恢復到八月蔣匪進攻前的態勢。蔣匪自進攻膠東迄今三個多月來，僅其正規軍被殲者即近四萬人。現膠東蔣匪被迫縮於龍口、烟台至威海衛沿海狹長一綫及海陽、萊陽等孤城內，退路已被切斷。八月初，蔣匪集結第八、五十四、九、二十五、四十五、六十四共六個整編師，由匪首范漢傑指揮，向我進犯，六日佔膠縣，十五日陷高密，二十一日佔昌邑，打通了膠濟綫，於是氣勢兇兇，繼續由膠、高、昌三路北犯，妄圖全部侵佔膠東，拱手附贈給美帝國主義作基地。蔣賊並於八月十八日親飛青島，對王耀武、范漢傑「面授機宜」，揚言「一個月內解決膠東問題」。解放軍則按着預定計劃，持敵深入分散，即奮起予以痛擊，九月十八日招遠道頭一戰，蔣匪整八師一個團全部覆滅；十月四日克復掖縣，又全殲蔣匪整八師一個團，揭開了解放軍在膠東的反攻序幕。十月初，解放軍一部突然出現膠濟路高、濰間，攻克岞山、朱陽等車站據點二十餘處，控制鐵路六十餘里。旋於昌（邑）南膠河間痛擊西逃蔣匪整九師等，創造了殲敵一萬二千餘衆的大勝利。在此時期中，解放軍還收復了棲霞、牟平、諸城、昌邑及威海衛（按該市我軍於十一月十七日，又主動轉移）等城市及廣大農村。十一月三日，又收復招遠城。六日，解放軍再度兵臨膠濟路高濰段，打收了二次企圖西逃的蔣匪整九師等五個半旅，殲滅三千餘，殘敵狼狽扭頭東竄，解放軍跟蹤追擊，連克平度、膠縣、高密三城，控制膠濟路東段西至濰縣東南之坊子，東至膠縣東之沽河二百餘里，造成與解放軍目前有利之新形勢。

華中轉入反攻後 已恢復失地萬餘方里

據新華社華東電，華中分社記者評述華中轉入戰略反攻後之新形勢稱：自八月鹽城戰役開始，劉、鄧、陳、粟大軍相繼南下以後，華中即轉入戰略反攻新階段，綜計三個月來，殲傷俘敵二萬七千餘，收復城鎮據點一百六十九處，恢復失地一萬餘方里。目前我控制通榆公路阜寧東台段三百餘里，東台北葉挺、阜寧一綫以東及阜寧漣水間一部五萬餘方里內，除阜寧城外，已無敵踪；通如海啟全境一萬七千餘方里中，我控制十分之八；如、泰、靖四縣恢復失地四分之三；淮北淮南除劉粟大軍解放鹽、泗縣外，洪澤湖東運河以西地區及盱眙嘉三角地區亦大部解放；隴海路南灌雲縣境鹽河以東及宿沭以北失地，亦漸告光復。華中我軍轉入反攻一變而為長江北岸兩棲戰場的一個翼側，成為劉、鄧、陳、粟反攻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因素：第一、由於堅決執行了放手發動羣衆的方針，土地改革普遍深入，翻身農民踴躍參軍。第二、解放軍與各級地武大大發展提高，取得了相對優勢。第三、蔣匪兵員經大部折損，已被迫轉入戰略防禦。現蔣匪在華中兵力，正規軍與地方部隊合計約有四十四個團，除防守交通綫及一些城鎮外，僅有五個團機動兵力。華中反攻的勝利開展中，將有力地配合西綫各路大軍，按着一定的步驟，英勇進軍。

各地戰訊簡報

△鄂豫皖解放軍十一月二十日再克湖北境內之新洲及三店市等據點，並在柳子港、宋埠、岐亭等地，數次擊潰蔣匪進犯。大別山區之人民武裝，結合解放軍，連續擊犯蔣匪及土頑部隊。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先後在麻城東北之木子店西北峙巷山、鄂皖北之潛灣、太湖西北之魯家冲、廣濟東之麥家嶺、太湖北之劉家河、岳西西之黃尾河等地，殲敵九百餘名，繳機槍八挺、步槍九百枝。

△豫鄂陝前綫我游擊兵團，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內，先後剿滅雜頑散匪七百四十餘人，攻克陝南鎮安縣屬之樓坊關、大坡砦、圪塔寺及河南伊川東南之秦子街等四蔣匪據點。

△活躍晉冀魯豫濟寧、嘉祥等地之我地方武裝民兵，四月至十月七個月中，共殲蔣匪二千八百人。

△晉冀魯豫解放軍於十一月十八日攻克肥城縣屬之石橫鎮，全殲守敵五百餘，俘偽區長等五百餘，並兩次擊退敵千人的增援。另部我軍十九日在魚台東北，斃傷由魚台突圍之敵八十六人，生俘偽魚台縣長、保安團長、三青團書記長等。

△解放軍十九日攻克魚台之役，共殲敵二千五百名，繳長短槍千餘支、輕重機槍六十七挺、砲十七門、擲彈筒三十六個、電台一座及砲彈子彈甚多。

△冀東翻身農民再度破壞平津水泥公路西務至南蔡間二十五里。

蔣區市場陷入極度混亂 蔣幣貶值達驚人高峯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各方報導：蔣區滬粵等地市場又陷入極度混亂。據美聯社上海二十八日電，開始於本月十五日之蔣幣又一次貶值，發展至二十六日，已達到驚人之新高峯，是日，美鈔黑市匯價躍為十四萬一千比一，中午即躍升為十五萬五千比一。滬金融家將金融市場比做像「鍋爐一樣搖擺」，並認為蔣匪政府是絕無能力使蔣幣穩定。一般人民對蔣幣之不信任程度已達於極點，所有游資，除向有限商品投資外，由戰區流入上海之巨量金錢，均投入美鈔市場，當地黑市商人稱，他們一得到蔣幣，也立刻將它兌換成美元。美聯社稱：由於七萬比一之官定牌價遠低於市價一半以下，出口已幾乎完全停頓。同時，據中央社報導，上海物價日來亦劇漲不已。由於蔣匪軍事失敗所促成的大量資金南逃，香港、廣州金融亦激烈波動，物價急升，蔣匪當局被嚇得驚慌不已。

莫洛托夫演說敦促 加速對德和約準備工作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倫敦訊：莫洛托夫二十六日在四外長會議上發表對德和約問題的演講稱：『我們全都認識對德和約問題是德國的命運問題，同時也是完全恢復歐洲和平的問題，需要這一和約的不僅歐洲而已，整個歐洲（而且不僅是歐洲）的各族人民都需要它。自然，對德和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之間將有某些分歧的意見。不過延遲這一問題的解決，決不能使問題更易於解決。

什麼東西可以說明目前這種分歧的原因呢？分歧的基礎何在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英美蘇及其他民主各國形成了反希特勒的聯盟，共同進行反法西斯鬥爭，這一反法西斯鬥爭團結了它們，容許它們有效地決定許多重要複雜的國際問題。

但戰爭結束後，情況就變了，當時候，大家明白參加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家對於建立戰後和平問題，具有不同的目的。大家明白，有些國家企圖建立以各國平等及承認大小國主權平等為基礎的民主的和平，這種和平提供了發展各國間（不論其社會制度及思想意識有何不同）和平合作的機會，也意味着戰敗國也有自由民主的發展以及完全恢復主權的權利。同時大家也明白，有一些國家企圖建立不是民主的而是帝國主義的和平，這種和平將會是某些強國統治其他大小國，甚視它們的權利和國家主權。

人們更容易了解帝國主義和平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導向各國分成兩級，一級是統治強國，另一級是附庸的受奴役的國家，而且這反過來又導向新的國際衝突和戰爭，包含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因此，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願望，自然遭到許多民主國家的反對。

我不擬隱諱蘇聯完全站在建立民主和平的方面，而且反對以帝國主義和平強迫各國接受的企圖，因此昨天的同盟者間在今天的分歧之基本原因何在，就瞭如指掌了。這也適用於對德和約問題，自然發生了究竟這個和約將以民主的抑帝國主義的和平的原則為基礎的問題。

蘇聯的答覆是：對德和約必須以民主和平的原則為基礎，而且必需有助於德國之經濟恢復及成為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簡言之，必須根據波茨頓和雅爾塔的協定，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而且保證履行對遭受希特勒匪幫侵略的國家底義務。

顯然的，其他國家還有關於德國問題的計劃，該計劃的目的與蘇聯正相反，企圖阻止德國經濟的恢復，因為他們害怕德國成為歐洲及世界市場的競爭者，他們不想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些強國利用德國的企圖，有些強國需要在德國建立軍事基地，首先發展德國戰爭工業及扶植德國的反動勢力。他們此種政策的目的，是圖統治歐洲各民主國家，反對從法西斯主義解放出來的歐洲各國底民主運動的發展。大家都明白，這種政策是表示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願望，從民主及歐洲和平的利益看起來，這是危險的計劃，其目的在反對德國恢復為統一的民主國家，反對德國人民生死攸關的利益之計劃，只有利於德國的反動復仇主義者，他們正夢想恢復侵略的帝國主義德國。

這一計劃，正妄圖利用德國任何部份領土，作為軍事或軍事工業基地，以便在歐洲進行未來的軍事冒險，或作為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以反對德國和其他歐洲各國的民主勢力。

只有支持帝國主義和平的那些人，才能支持這種德國計劃，但這種計劃不可免地將遭受許多民主國家方面的反對。蘇聯曾經且將繼續堅毅地保衛歐洲及歐洲以外各地恢復民主和平的利益，它當然將是這種德國計劃的始終不渝的敵人。

在準備對德和約中，我們首先必須決定這些基本問題。

如果我們發現在德國建立廣泛民主政府問題及籌議這一和約的和會問題的正確解決辦法，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即將順利進行，上述兩個問題具有決定的重要性，我們也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關於建立外長會議，波茨頓會議曾經稱：「會議將被用以準備德國之和平解決方案，此物在合乎目的之德國政府成立時，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波茨頓會議之這一決定必須實現。

建立德國廣泛民主政府問題再不能延遲解決了，這種延遲，不但有害德國人民，而且危害與早日建立歐洲持久和平利害攸關的歐洲其他各國人民。

至於和會，我們應在此就和會參加國問題求得協議。去年在紐約外長會議上，我們曾一致決定了除五強之外，參加對德作戰的其他同盟國，以及與德國接壤的各國家，應被邀參加諮商。如果我們不想破壞我們所已同意的決定，那麼我們應履行紐約會議決定，從而和約準備時之諮商問題以及和會成員問題，都會毫無困難地作出決定。

如果上述主要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完成對德和約準備工作），有關和約的其他一切問題就會不受大的延緩而作出決定。

我在此所說的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於指示：第一、我們過去的決定對於討論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的重要性；第二、使外長會議注意由此而產生的主要問題。

蘇聯政府認為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必須加速進行，並建議把這個問題列於這次會議其他問題之上。』

蘇舉行蘇維埃地方選舉

全國掀起競選熱潮

（莫斯科訊）全蘇地方蘇維埃選舉，將於十二月廿一日舉行。目前蘇聯全國已掀起競選運動的熱潮，各邊疆、州、區、縣、市、鄉村紛紛召開候選人提名大會，莫斯科州三百選區候選人登記已全部完成，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夫、貝利亞、日丹諾夫、庫茲尼佐夫、及赫盧舍切夫，均已先後當選為候選人。各地已舉出之候選人，均為蘇聯卓越之黨政及武裝部隊之領袖，超過計劃之工人與集體農民，學識傑滿之科學家與技術專家，及羣衆愛戴之藝術家與作家，且均為聯共黨與非黨聯盟所推薦者。各地選民亦即十八歲以上之全體蘇聯人民，不論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會出身、財產數額之差別，無不滿懷國家主人翁之尊嚴感覺，參加此一建立蘇維埃國家權力機關之神聖工作。僅莫斯科一地出席提名會者，即達八十二萬三千人，一切發言者都向聽衆呼籲選舉黨與非黨聯盟之候選人。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號召

蘇各業工人紛起響應

（莫斯科訊）列寧格勒工人日前發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之號召後，全蘇各地各業工人紛起響應，迄今已有數百工廠在精密估計自身能力及各種可能性後，鄭重提出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之保證。工報紙刊載應戰之工廠及工人數字，日見衆多，其中包括已完成並超過今年全年計劃之莫斯科、烏拉爾、烏克蘭各先進工廠。如莫斯科之「加聯波爾」工廠，該廠每一工人之平均生產量，已超過戰前百分之五十。莫斯科機器工廠，該廠今年前十個月之產量，即較去年全年增加百分之十七，及「鎌刀與鐵錘」鑄鐵廠等。烏克蘭尼茲煤礦工人力尼可夫表示礦工之高度熱情稱：礦工衷心支持列城工人之愛國挑戰，五年計劃完成愈早，則治愈戰爭所加諸我國之創傷，亦就愈速。為向列城工人應戰，我保証自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生產任務。同許多集體或個人，亦爭先作同樣之保証。烏克蘭鋼鐵企業討論列城工人挑戰書大會時，座無虛席，盛況空前。

波蘭職工會中委會號召

鞏固團結提高生產

粉碎美帝擴張政策

（華沙訊）波蘭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日前在華沙召開全體會議，業已於二十三日閉幕。該會總書記法里勞維茨報告組織問題時指出：「歸該會統屬的職工會有三十七個，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已有會員二百七十萬人。新民主制度已使波蘭職工會間的團結成為可能。」該會主席威塔修斯基在其報告中指出：「波蘭勞動人民所面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鞏固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實現國家復興的三年計劃。」威氏批評所謂「馬歇爾計劃」為「只是取消各國經濟與政治獨立的企圖，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飢餓貧困與失業。」繼稱：「這一企圖受到以蘇聯為首的愛好和平力量的堅決反對，人民的民主國家在這一鬥爭中起着重大作用。」該會書記索柯爾斯基作分析國內經濟情況的報告時指出，目前波蘭工人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發起的競賽，意義極為重大。索氏稱：「我們的勞動乃是對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最好答覆，而且也是對在美國庇護下日漸抬頭的德國的最好答覆。我們絕不為美國的錢美剩飯而出賣自由，我們正以無我的工作壯大我們的經濟力量，並開拓我們的前途。當前的勞動競賽，象徵着我們的愛國精神，我們的階級覺悟和我們的民族尊嚴。」索氏號召：「一九四八年，應成為進一步復興國家與提高勞動人民生產水平的一年。」

蘇評論家李昂捷也夫稱：

馬歇爾計劃面臨困難

（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評論家李昂捷也夫頃在眞理報上評論美國務卿馬歇爾十一日在國會外委會聯席會上的演說時稱：措詞謹慎的馬歇爾演說，證明臭名昭彰的馬歇爾計劃，現在至少面臨着三大困難，即：（一）說服美國國會。（二）壓制美國擴張政策範圍內民主進步力量的抵抗。（三）為實現美國計劃，須在歐洲形成一種有利的政治條件。該文在指出民主力量在歐洲幾個大國佔有優勢後，繼稱：照馬歇爾的自供，他的計劃同時也是為了美國自己，因為在戰前國際貿易中，西歐國家幾佔一半，因此美國資本主義如不擴張，就沒有能力應付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該文於指出美國「援助」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奴役條件後，號召一切進步力量，團結起來，為反對絞殺歐洲人民自由的杜魯門——馬歇爾計劃而鬥爭。

南斯拉夫各工業部門

超過第一年生產計劃

（貝爾格萊德訊）現離歲終尚一月有餘，然南斯拉夫各地各工業部門完成並超過五年計劃第一年生產計劃之佳訊，已如雪片飛來，臚載報章，蔚為大觀。僅貝城一地，即有二十多個工業組合完成本年計劃，其中電氣工業部門在本月十八日已超過計劃百分之五以上，貝城最大之「無產階級」製鞋廠，在本月八日即完成計劃。伏拉茲丁之「瓦選斯」大紡織廠，則於本月五日完成計劃，其生產量已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一百八十。薩格勒布之酒精廠成績尤為驚人，現已超過戰前計劃達百分之六十六。此外，如哈拉斯礦之冶鍊及鑄造工廠，較預定計劃提前八十日完成。「緋維區」造紙廠提前五十三日完成計劃。完成計劃之各工業部門，均已開始一九四八年計劃之生產。南共「戰鬥報」特於十九日撰論讚揚此項成就，「已預告一切企業在年底前完成並超過計劃之完全可能。」塞爾維亞民族陣綫機關報「格拉斯」報則於其社論中，強調生產發展之原因，「在於生產的機械化，生產中組織性及工人政治文化水準之高漲，而廣泛熱烈之革命競賽，才為最重要之因素。」（按至一九五一年南國五年計劃完成時，其工廠總產量將較戰前一九三九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三）。

「如今是咱窮人翻身的時候」

——我參加與縣馬蒲灘鬥爭地主會——

劉海源習作

十月卅一日馬蒲灘開門爭地主大會，我滿懷着興奮去參加這個會。當我穿過馬蒲灘的街道時，右邊一個廣場上，擠滿了無數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特別引人敬愛的是手持拐棍的休養員，他們也喜喜笑笑在看熱鬧。一陣笑聲，衆人向着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還是貧農田孩的媽媽，今天來開大會，特別穿起了鬥爭出地主的絲緞棉襖，廊絲緞褲子。一個青年婦女指着老太太的衣服笑嘻嘻的問道：「姑姑，你說這好啦不好？」老太太說：「孩啦，嘿哩好啦！如今是咱窮人翻身的時候，姑姑還要穿紅鞋哩！」這話惹起了大家一陣的狂笑。緊接着笑聲，一個婦女戲嘴地說：「還今共產黨是眞正要咱窮人謀利益，咱窮人要澈底翻身，過去這些衣裳，灰鬼地主們挨也不讓咱窮人挨，挨一下人家還怕串上虱子哩。現在咱們穿上啦。」貧農呂潤海老漢，今年六十四歲了，他今天也特別顯得精神，同樣穿起了鬥出地主的好衣裳，他同敬愛的休養員們說：「共產黨新政權給窮人作主，八路軍在前方消滅反動派，我們窮人在後方是要澈底消滅地主和封建剝削，打垮地主的威風。」大家在繼續不斷的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笑着。後方醫院護士排，樂隊來到會場，剎時，響亮的歌聲震翻了全場的人心，歌聲的內容是「打倒反動派」「給他一個厲害看一看」。歌聲落後，羣衆開始訴苦了。

第一個訴苦的是攬工漢崔兒，他說：「我攬了五六年工，有一年我給石佛子的地主高恩惠攬工，他家睡覺舖的是絨毯，蓋的棉被子，我在土炕上睡，蓋了他的一條毛口袋，還不讓蓋啦。賺下的工錢，我本來用過一塊，他硬說是七塊。一年到頭沒有一絲閒空，他一天只給我吃兩頓飯。」貧農閻竅齊憤恨的說：「我給地主恩惠家攬工，有一天下雨，院裏放的一隻籮頭，人家還叫咱拿回家裏，害怕下濕，我是淋上雨也得給人家動彈。那一年秋天，我給他家送地去，他家連飯也不給我送，因為他的地在河那頭，害怕水冰人。」說到這裏，竅齊憤的轉過頭去，當面質問：「你狗日的怕水冰，老爺爺不怕，把老爺爺餓上肚子，給你狗日的家受了一天。」張樹棠眼盯鼻子對地主高佩宏說：「我那年給你家攬工，有一早上你虛說我偷了你家的洋煙，你要摑我，又要打我，嚇的我不行，後來我請上人說和，你訛了我五塊白洋。」張樹棠這時一指頭指住高佩宏問道：「你那時為什麼虛說了？是不是以富欺窮了？」高某灰溜溜的連聲不斷的應道：「是是！」……。」這樣的苦水，不知倒出多少，可惜我難以記全。

「毛乾細鬼」

李玉明

尊縣大牛店有個地主，名叫侯進康。這傢伙長得又黑又瘦又長，村裏人背後叫他「猴乾成一」。方圓幾十里人都知道，他傢伙最會剝削長工，凡是給他攬過工的，沒有一個整年受判頭。所以人們又給他送了一個綽號叫「毛乾細鬼」。有一年僱兒村彭有有給他做活，早就知道這「毛乾細鬼」，所以來上工以前就搞好條件。地主說：「不怕，太陽出山你上工，太陽落山你下工，每天蒸飽與有甚你吃甚，咱還人家不講論那了」上工後，「毛乾細鬼」擇得緊緊的，一下也不能停。鋤穀子時還親自搬上小板凳坐在地邊看。這天，有有挽麥子回來，地主見太陽沒落山，就打發有有去扭水。地主說：「太陽沒落哩！」水距家還，足夠半里多，有有扭上桶走了。他剛曾滿一桶水後，太陽已落了山，他想起地主的慳吝勁來，便把水桶丟下拿着扭杖回來了。「你扭的水呢？」地主問他，他氣倆倆的說：「太陽落山了，誰還扭哩？」——

他上工以來，從沒吃過一頓好飯（地主家卻天天吃好的），一天吃飯時，他從籠裏取的吃了個包子，地主就恨恨的瞅了他一眼：「你當長工連規矩也不懂，籠裏好的多了你吃，少了是我的你不能吃。」有有把話記下。又一次地主的親家要娶媳婦，蒸下一籠蒸饃。晌午有有回來，二話沒說，一氣吃了十幾個。地主看見心疼的說：「那是我們親家娶媳婦用的，你可不能吃。」有有早估計到這一着，便說：「這是上工時和掌櫃搞好的，籠裏有什我吃什。那天你還吩咐「多了我吃，少了你吃」，這可不能算少吧？」又一回地主怕狼吃猪，叫有有倒些圪針來插圈，臨走時吩咐說：「你不要倒當年的，長的嫩不扎人；不要倒三年的，刺都漚壞了，也不扎人，找二年的，不老又不嫩，扎的厲害正好。」有有聽了拿上鐝頭就到了地裏，臨回時只倒了一根。地主問：「倒的圪針呢？」「這不是！」「為什就這一根了？」有有不慌不忙的說：「唉！我繞坡架梁找遍了，全是老的老，嫩的嫩，都不扎手，只找見這根扎的厲害，大概是二年的。」又有一回，有有到別人地裏屙了一次屎，地主就指住鼻子罵道：「你吃上我的，喝上我的，把屎屙到人家地裏去，以後不論做什都得屙到咱茅廁裏，給咱積糞。」有有再把話記住，一天他到離村五里地的南梁上揭地，有忽然把鞭子一放直往回跑。地主莫明其妙的喊叫：「你怎啦跑咧？」有有一面跑，一面扭回頭來喊：「給你家屙屎去呀……。」

副刊

「麵」「我」和「唱戲」

——林家坪鬥爭地主大會片斷——

豬標

十月二十九日，成羣結隊的男女羣衆，擁擠在林家坪半山上的古廟裏，開門爭地主大會。頭一個被羣衆拉出來鬥爭的是地主惡霸林增銳父子倆。

一

當了半輩子腳夫的林維朝首先站起來指着林增銳的鼻子說：「你家維眞娶媳婦，用了我二十八斤好麵，八月裏用了，到臘月還不給我錢。除夕晚上，我被借主逼的沒法，去問你家要錢，你家大小一窩子正是涼盤子喫燒酒的吃喝咧，你不只不給我錢，還把我日哌（罵）了一頓！你為什麼那樣不講理，欺負人？」

二

正當人們陸續訴苦，羣情激憤的當兒，從人羣中跳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她先向大家說了一句：「地主惡霸連村裏的水都不讓咱窮苦人吃呵！」接着她訴說了一件林家父子霸佔水井的事。她說：「前年天旱，我和咪娘到林增銳家井上扭水，人家不讓打，我娘孫沒法，又轉到小溝裏的小井旁等着，可是林增銳當着我們娘孫，就給小井裏屙了一堆屎。我娘孫傷心的痛哭了一響午。」她指着林家父子說：「你為啥這樣狠心，欺負窮人連口水都不能吃？」

三

今年夏天天旱的時候，地主們故意搗鬼要唱戲，窮苦人花不起錢，不願意唱戲。林維岐的爹說了句：「不願意。」林維眞就說：「不唱戲你能保住咱村不死人？」林維岐的爹說：「唱了戲，你能保住不死人？」林維眞無理可說，跳起來罵着說：「非唱不行，不然，你就不能在這裏開飯舖！」（那時林維岐在路口上開個小飯舖）林維岐爹只得把這口氣氣到肚子裏，過幾天就氣死了。這次大會上，林維岐說出了這件事情之後，氣憤的說：「我要為咪爹報仇！」

本報發行簡章

（一）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學校、部隊、工廠、商店等均可統籌向本[illegible]

（二）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個月的報費。

（三）[illegible]人證明）可向本科直接訂閱。

[illegible]